

藝術教育與廿一世紀的新社會

珍妮絲·蘿絲 ■ 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

本次大會的主旨——21世紀美術教育的展望——表示我們需要回顧一些重要的議題，以過去的經驗為借鏡，展望未來可能的發展。

本文檢討歷來教育觀念的重大轉變，比較20世紀初與20世紀末，藝術與社會的關係有何變化。21世紀的美術教育，所有的相關觀念都必須從這裏出發，了解目前的教育思想與前人有何異同，我們的解決之道才會更有意義，正如 Elliot Eisner 所說，「任何一個重要的教育問題，幾乎都有很長的歷史。」

藝術在文化上、教育上的功能與角色，長久以來都受到美學、社會、認識論等因素影響，而我們今天對世界的認知、現代藝術家的定位，當然也會影響未來的藝術教育。本文從歷史背景出發，探討21世紀美術教育的遠景與困境，也針對關鍵的問題預測未來可能的演變。

20世紀末的美術教育與社會，關係非常獨特，藝術家的角色在改變，成為畫家 Suzanne Lacy 所謂的「市民/激進份子」，藝術家再也不是不負社會責任、或不必負社會責任的一群人。這種改變使藝術教育的範圍大為擴展，成為發展心智、培養健全人格的根本手段，眼前確實是改變的大好時機。

歷史沿革首先回顧藝術、社會與教育三者的結合，帶給我們的一些重要啓示。目前藝術教育的遠景可說是空前的寬廣，但我們是如何達到這樣的成果？未來又有什麼希望與困難？過去100年來我們對於視覺與表演藝術教育，觀念上有很

大的改變，回顧這些改變及其對社會、文化的影響，不但有用，更是根本的一步。

如同 Arthur Efland 所指出，20世紀初美國的美術教育界主張唸藝術可以修身養性，認為藝術家具有高尚的道德，甚至完美的體型，接觸繪畫和其他藝術作品有助於培養心靈與實用層面的種種美德。

表演藝術也是基於類似的信念，當時的體育有所謂的動作訓練，亦即日後舞蹈教育的前身，認為動作訓練具有直接的社會價值，體育可以鍛鍊強健的體魄——以配合強健的心智。正如 Dominick Cavallo 在其著作《遊樂場與都市改革》中所說，肌肉與道德有直接的關聯。

這種論點今天看來也許太過簡化，但也給我們第一個重要的啓示：賦予藝術一個重要的社會功能，長久以來都是爭取藝術納入課程的一個途徑，其他事情或許也能達成相同的目的（例如足球或佈道），但是沒有關係。隨著20世紀過去，這種論點也逐漸改變，今天藝術課程的一個新策略是說明藝術經驗與最根本的教育目標有直接的關聯。例如，現在有許多人討論到藝術能力可以促進學生的心智發展（Eisner: 1998），或強調藝術是了解差異、打破傳統因循的利器（Greene: 1995）。這是我們這一代所強調的社會價值，到21世紀我們更需要有彈性、有創意，適應各種不同的氣候與社會環境。

這種影響是雙方面的，利用一種藝術形式（例如舞蹈）來配合社會需求，也會影響這種藝術的教育，20世紀初這似乎是課程改革的絕佳策略，但今天我們愈來愈明白，這種策略也有其代價。

創意舞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17年威斯康辛大學開設舞蹈課程，創意舞蹈從此進入美國的高等教育，當時的課程目的是透過沒有競爭的體能活動，幫助女性學生鍛鍊身體。後來舞蹈教師逐漸強調舞蹈為一種表演藝術，導致兩派主張的對立衝突，保守人士認為舞蹈應該繼續附屬於體育。

過去的舞蹈為了編入課程，從表演藝術變成一種社會工具、教育工具，用以訓練女性學生的自我表達、儀態和健康；視覺藝術則是要培養美國人傳統的美德。背後的意義就是藝術需要正當的理由，藝術雖然還沒有被貼上「學術花邊」的標籤，但其實很努力避免這樣的批評。

這兩種教育論點——培養道德和健全身體——都是將藝術視為實用的工具，然而這只是藝術一小部分的功能，直到20世紀末我們才逐漸體認藝術的根本功能，才開始有所討論。

這正是藝術教育界的一個樂趣和矛盾，我們知道藝術教育非常重要，問題是難以提出標準、量化的教育價值。唯有對藝術本身和相關的知識都有足夠的了解，才能夠具體有力地說明藝術有何功能，又如何有助於振興學校、我們的下一代、整個社會(Eisner: 1998)。

這是美術教育界未來的一大挑戰，我們必須整合教育專家與藝術家的觀念，訓練學生結合理論與實踐，這樣培養出來的個人，才能夠了解美學經驗與更大的教育目標，將藝術融入於生活。

回顧20世紀初的藝術教育與社會的關係，給我們第二個重要啓示，一種藝術形式一旦進入學校，其面貌往往會有新的定義。身為藝術教師我們必須小心，避免藝術形式在教育中偏離了本質。美國的舞蹈就是這樣的情況，早期提倡舞蹈的人為了提高它在教育上的地位，過分強調其他的功能，而不是一種表演藝術。但那只是短期的實用主張，1917年舞台上的女性職業舞者甚至被視為品德不檢的女人，也因此，唸過大學的中產階級女性都不會以這一行為志願。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第一個大學舞蹈活動極力撇清與舞台、職業舞者的關係，強調舞蹈是培養自覺、鍛鍊體力的一種方法，由於當時的宣傳太成功，往後80年舞蹈的教育目標與職業的舞蹈完全分道揚鑣。

這也是第三個重要的歷史啓示：社會大眾對藝術的批評聲浪最大的時候，往往也是藝術教育最大的轉

機。20世紀在美國發生過兩次重大的危機，藝術遭到強烈的批評質疑，一次是1913年的紐約歐美前衛繪畫雕塑美展，第二次是1989年的「文化戰爭」美展。

1913年的展覽，樹立了當代藝術家瘋狂、破壞傳統的形象，久久難以改變，導火線是Marcel Duchamp的抽象畫〈步下樓梯的裸者〉。1989年Robert Rauschenberg的個展「X作品集」也招致同樣的批評，個展中包括一系列同性戀施虐、受虐行為的攝影作品，再加上Andres Serrano的〈小便基督〉，導致許多人抨擊藝術家在文化上、道德上離經叛道，呼籲聯邦政府刪除對藝術的經費補助，甚至認為1965年以來一直贊助藝術發展的聯邦機構「全國藝術才能委員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整個廢除。

在這兩個歷史性的時刻，藝術在教育上的地位有什麼變化？有人可能會以為藝術教育遭遇的困難更大，但其實正好相反，這兩個時期藝術教育反而比較蓬勃發展。1910年代認為視覺藝術對兒童有非常正面的影響力，可以培養思想情感的表達能力；舞蹈也接近第一次的鼎盛時期，沒多久就納入女性高等教育的課程。另外，1919年Carlton Washburne在伊利諾州的溫內卡地區進行「進步教育」的偉大實驗，推動公立中小學的藝術課程。

為什麼藝術教育的鼎盛時期，往往出現在社會大眾批評聲浪最大的時候？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藝術觀念面臨重大的挑戰（如1913年和1989年的美展），各界反而更熱烈討論藝術的本質，全美各地的報章雜誌、書籍、電視、法院聽證會都開始辯論藝術的貢獻、價值等等問題，關於藝術在教育上的定位也因此發展出更多的理論。

第二個原因，也許是面臨藝術在公眾領域可能消失的威脅，至少地位會大幅滑落，因此促使我們更致力於讓所有的學生了解，藝術能夠教育我們建立新的遠景，讓我們有機會檢視過去所忽略的事物。藝術能夠做到這一點，但是不了解的人也許會以為困難的藝術是一種威脅。

「X作品集」個展之後，1990年初美國開始辯論藝術是否應接受審查，這也是美國中小學藝術教育蓬勃發展的時期，教育界與政府決策階層更致力於確立中小學藝術教育的地位。首先是規劃全美下個世紀教育遠景的「公元2000年目標」，原本沒有包括藝術，經藝術教育界爭取之後才納入。而後在1992年，美國有

史以來最完整的「全國教育評量」草案出爐，緊接著1994年「全國藝術才能委員會」展開大型研究，一方面評估藝術在自由社會的角色，另一方面也確立藝術在社區中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這也就是第四個啓示：藝術家和藝術形象備受爭議、遭到深惡痛絕的時候，教育更有可能賦予藝術新的優點與價值。這對我們藝術教育界的意義，就是這個領域即使在政治上、社會上不受重視，我們也不應失去信心，反而更要加倍努力宣揚藝術在教育上最基本、獨特、道德的特色；我們也必須盡力保障社會邊緣人有權力透過藝術創作表達另類的觀點(Vance:1989)；過去藝術教育也曾經被斥為教育的邊陲。

藝術在社會上的定位必然受社會影響，但我們從事藝術教育的人也必須警覺，藝術編入課程後行政人員、決策階層和教師如何改變藝術的面貌；我們必須小心，不能為求編入課程而出賣藝術的靈魂，或鉗制藝術的形象。例如在「文化戰爭」方興未艾之際，突然有人強調藝術能夠凸顯文化的差異，當時的重點是藝術的社會功能，而非比較困難的道德、美學功能。這些論點並沒有消失，只是暫時比較少有人注意。

下面這段影片可以看出，隱藏的社會真理透過舞蹈而呈現，這是中國中央芭蕾舞團1986年在美國巡迴演出的錄影。

影片中，中國舞者隨美國現代編舞大師 Paul Taylor 習舞，Taylor 的舞步風格反映出關於個人和社會的根本概念。他首先告訴中國舞者要「把舞步變成自己的動作」，也就是說舞步動作要與自己身為舞者的特質相結合。Taylor 指出，源於美國的現代舞乃是基於強烈的個人主義、重視個別差異的傳統，這一點迥異於中國舞者講求團體和諧的觀念。Taylor 還提醒他們現代舞的另外兩個特點：動作要大膽有力，其次動作要發自情感，而非先有動作再找出相呼應的情感。這些是美學的理想，也是政治與社會價值觀，美國舞蹈老師通常不會告訴學生他們所學的是民主的一種藝術形式，秉承西部拓荒精神與政治效力。同樣的，大概也沒有人告訴中國舞者，為什麼他們所學的西方舞蹈，主要是講求秩序端莊、社會階級、性別階級與整體和諧的古典芭蕾。

這段影片反映出藝術教育內容的一大轉變，這是21世紀的藝術教育所必須正視的問題。接觸藝術的經驗非常複雜細微，有時更奧妙難懂，所得的啓發也往

往隱而不顯。但是，未來必然要具體指明這些隱藏的價值，正如 Maxine Greene 所說：「看到一幅畫、一段文字、一場舞蹈演出，會產生意義，接觸時若有更多的背景知識，就更可能注意到細節，體會更多的意義。」20世紀初，對於藝術應有什麼功能才得以納入學校課程，還沒有清楚的標準，藝術經驗也不像近年來有這麼多的分析或理論為佐證。如今20世紀即將結束，下個世紀無疑會繼續要求每個學科愈來愈明確具體。

我們已經邁入一個急切求知的時代，學校的上課時間就像黃金時段的電視廣告一樣寶貴，只不過學科要編入課程不是憑現金，而是要在學術和社會層面有足夠的理論基礎，這也就是第五個啓示：未來藝術教育界除了繼續探討藝術教育應有的內容，也必須探討「怎麼教」，也就是 Lee Schulman 所謂的教學內容的知識，了解一個學科該如何教學。一般的教學技巧不適用於藝術科目，所以我們的一大責任就是繼續充實藝術科目的教學知識與技巧，藝術可以怎麼教、應該怎麼教，才能夠符合藝術教育更廣泛的新目標？目標改變，我們的方法也必須隨之調整。

教學的內容也必須繼續研究，今天我們認為藝術在教育上有許多重要的功能，但其中很多功能是到近一、二十年來才受到注意肯定，未來藝術領域的教育研究只會更加重要。

過去藝術教育界要求將藝術納入課程，總是強調藝術能夠符合其他的需求，一些別的事物也能做到的需求，但隨著愈來愈多人研究藝術教育的貢獻，近年來出現新的策略，就是說明藝術對於人類經驗的形成影響深遠，而且是其他學科所做不到的，我們必須找出藝術所能達到的期望(Eisner 1998)。

第六個啓示是：藝術教育界的一大貢獻，就是喚起各界注意到一向受人忽略的藝術特點。好的藝術課程能夠教我們注意到一般人忽略的細節，同樣的，我們也要更留意藝術教育中被人忽略的地方，包括闡明學習藝術的各種貢獻，強調感官經驗也能有效培養認知能力、充實日常生活。

這也就是第七個啓示：我們必須證明，藝術教育所涵蓋的感官經驗，以及從中所學到的一切，乃是力量與知識的重要來源。這個世紀在教育上有一個根本的轉變，教師從知識中心來源的角色，轉變為教練的角色，引導學生從自己的經驗中探索出意義(Cuban)，

諷刺的是藝術教育卻反其道而行，所以未來的藝術教師有責任展現自己也算是知識與力量的一個來源。

最後，從以上七個啓示中我們可以推得哪些預測？

- 我相信在推動藝術納入學校課程之際，我們有權力慎選我們賦予藝術教育的社會功能。
- 我們要謹記個別藝術領域的根本特質，推動藝術課程的時候，不能犧牲這些特質。
- 我們必須大膽提出藝術經驗可能的貢獻，尤其是在藝術備受爭議的時候，這是道德責任，也是實務上的責任。
- 我們必須更注重藝術課程的教學方法。
- 這一點與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啓示有關，因為能夠結合社會功能，同時大膽說明藝術知識帶來的思想力量，當中的歷史啓示才能成功，而這些也正是我們未來的目標。

大部分小朋友完全沒有跳舞的經驗，他們測驗的是更根本的特質，例如注意力、認知能力、視覺的敏銳、心身的協調，再三遭遇挫折能否堅持等等。這些是成功的根本技巧，不僅在舞蹈、不僅在藝術、不僅在教育，人生更是如此，我相信這也正是 20 世紀的藝術教育給予 21 世紀的最大啓示。▲

(本文版權屬於台灣省政府文化處所有，經同意後轉載)